

元 割 斟 疑

嚴敦易著



嚴敦易著

元割卦疑

上冊

中華書局



嚴敦易著

元劉卦類

下冊

中華書局

元 劇 斟 疑

嚴 敦 易 撰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上海福州路一四九號)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一〇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850×1168毫米 1/32・24 1/4印張・523,000字

1980年5月第1版

1980年5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1—2,300 定價：(甲) 3.00元

紙：書裝：100×8.34×60.5型

出版說明

本書內容，著重在探索元雜劇的真偽和作品的隸屬問題；从这一个中心課題出发，較系統地提出了八十六种元雜劇的有关疑問。

作者對元雜劇的态度和方法，大抵从「題目正名」的异同，情節內容的淵源，地理、历史、社会制度的說明以及文字的风格、体制的递变等方面，提出問題，从而征引了众多的历史資料与曲籍著录，作出推論和印証，以期求得认为比較滿意的結論。例如，在論及元雜劇中的高利貸情節时，即联系了元代『羊羔利』的資料，予以史实的証明，得出某劇应屬元人作品；論及「衙內」一詞，即引証資料証明元雜劇作家用之作为民族压迫的一个代名詞，暗示着当时有特殊势力的蒙古統治者，寄托了作家的民族思想。凡这些，應該說是比較朴实的，具有相当的說服力，这是本書的长处，也是作者治元雜劇謹严的一面。但是，作者同时却另有一种傾向，即較多地因一句「題目正名」的异同，或一句曲文的差別，作出种种悬揣与臆断，繁瑣蕪杂，头緒紛紜，終于认为不能自圓其說，而以「存疑」結束。这种由「存疑」始「存疑」終的态度或方法，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因而是不足为法的。

本書在每个問題的探討上或多或少地显示了这两种傾向，态度或方法，这就使得本書有其朴素求实的一面，亦有其繁瑣蹈空的一面，而基本上應該都是属于旧的治学方法范疇的。

但是，由于作者长时期攻研元杂剧，不仅熟悉元杂剧的特色和有关的曲籍著录、历史资料，而且确有其心得和理解，所提出的某些问题是有分量的。从发现问题、提供资料方面看来，本书是值得研究元杂剧者的参考或讨论的。就其比较全面系统地斟疑元杂剧来说，也还是并不多见；从这些方面来考虑，我们觉得此书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是作者的旧著，撰写于解放以前，有些材料或问题，当时未发现和未解决，现在已经成为旧事旧题了。但由于作者长期生病，因健康限制，未能作必要的修改或补充，仅写了一篇《后记》，作了一些简略的交代；因此，我们认为有作以上补充说明的必要。

目次

一	圯橋進履	一
二	東牆記	五
三	老君堂	四
四	翫江亭	三
五	諸葛論功	三
六	鎖魔鏡	三
七	復奪衣襖車	四
八	莊周夢	五
九	村樂堂	三
十	襄陽會	六
十一	裴度還帶	六
十二	三戰呂布	九

十三	存孝打虎	一〇三
十四	衣錦還鄉	一〇七
十五	劉夫人	一三三
十六	謁魯肅	一三三
十七	黃鶴樓	一三五
十八	黃花峪	一四〇
十九	延安府	一五五
二十	降桑椹	一五九
二十一	千里獨行	一七〇
二十二	伊尹耕莘	一七〇
二十三	單鞭奪槊	一八三
二十四	玉壺春	一八七
二十五	魯齋郎	二〇三
二十六	曲江池	二二一
二十七	酷寒亭	二三〇

二十八	還牢末	二〇
二十九	碧桃花	二〇
三十	漁樵記	二〇
三十一	謝金吾	二五
三十二	貨郎旦	二六
三十三	生金閣	二八
三十四	兒女團圓	二九
三十五	冤家債主	二七
三十六	抱粧盒	三〇
三十七	馮玉蘭	三六
三十八	勸頭巾	三三
三十九	留鞋記	三九
四十	蝴蝶夢	三六
四十一	非衣夢	三五
四十二	張天師	三九

四十三	東坡夢	三九
四十四	張生煮海	三七
四十五	疏者下船	三六
四十六	伍員吹簫	四二
四十七	羅李郎	四三
四十八	百花亭	四九
四十九	誤入桃源	四六
五十	符金錠	四四
五十一	藍彩和	四三
五十二	小尉遲	四七
五十三	桃花女	四六
五十四	連環計	四七
五十五	七里灘	四六
五十六	東窗事犯	四七
五十七	京娘盜果	五〇

五十八	歎骷髏	五三
五十九	望思臺	五八
六十	藍關記	五三
六十一	相如題柱	五〇
六十二	箭射雙雕	五四
六十三	踏雪尋梅	五八
六十四	射柳鬬丸記	五四
六十五	陳州糶米	五五
六十六	蕊珠宮	五三
六十七	梧桐葉	五一
六十八	楊貴妃	五六
六十九	燕青博魚	六〇
七十	度柳翠	六三
七十一	雙獻功	六三
七十二	鴛鴦塚	六四

七十三	昊天塔	六五四
七十四	破窖記	六三三
七十五	販茶船	六三七
七十六	夢天台	六五五
七十七	劉行首	六九二
七十八	題紅怨	六九九
七十九	虎頭牌	七〇九
八十	雲窗夢	七二〇
八十一	女姑姑	七二六
八十二	三嚇赦	七三〇
八十三	啞觀音	七三四
八十四	赤壁賦	七四〇
八十五	周公攝政	七四五
八十六	不認屍	七五二
後記		七五九

一 圮橋進履

圮橋進履，今有趙琦美抄校內府本，其題目正名爲：『黃石公親授兵書，張子房圮橋進履』。劇名與錄鬼簿及太和正音譜所列李文蔚一本，完全相同。故自最初收藏本書的錢遵王起，直至替補務排印本孤本元明雜劇作校記的王季烈，凡涉獵與論述也是園藏曲諸家，都將此曲繫之於李文蔚，並無異說。

按本劇四折一楔子，楔子在二折後，三折前。原書卷端已闕去四葉半，故第一折並不完全。劇以正末主唱，扮張良。自良於風雪中，遇道士『喬』仙起，『喬』仙蓋謂假仙。闕失之處，情節不詳，惟檢後附穿關，首折出場人物，尚有李斯、蒙恬二人及祇從。張良白云：『誰想將秦皇擊之不中，如今差人擒拏小生，因此上逃災避難。』則博浪沙事，似未實寫，劇當以李斯、蒙恬二人議論張良開始。『喬』仙唱小曲上小樓四支，又朝天子一支，應是淨丑色。正末僅存醉扶歸、後庭花、青哥兒、尾聲四曲，則可推知其爲仙呂點絳脣套。張良在山中，先遇『喬』仙，後遇真仙太白金星，指引其至下邳，『必有教訓你之師』。第二折即圮橋進履正文，敘張良至下邳，寄食李長者處。李令其長街問卜，遇福星所幻貨卜先生，遂見黃石公，三次相約，終傳以兵書。楔子敘張良別李長者往投任賢之處。第三折敘『項羽既定』，漢室止有平陽魏豹、西洛申陽二處，未能收取。蕭何奉命往擒申陽，請韓信、張良計議。良已爲軍師，自請前往收

捕，易服爲雲游先生，往說申陽，爲申陽所執，令陸賈爲使，解良與魯公去。良預遣灌嬰，僞用楚軍號，稱大將項莊，接應陸賈，因擒賈而釋良。申陽則爲韓信計遣張耳所誘，爲耳與樊噲所擒，復大破鍾離昧與季布。第四折敘蕭何奉命設宴，慶功陞賞，僅變調新水令、沉醉東風、水仙子三曲。

從上述劇情梗概，我們可以看出，自第三折起，全劇忽然與前面分成兩截，顯明地是另一種敘次和風格。他不接下去寫張良如何投奔任賢之主，替劉邦效力，却單描摹他擒申陽的一件功勞，出場人物甚多，其間一部還是借力於諱信的策劃。既來得突兀而不銜接，並且寫得非常幼稚而矛盾，如既云項羽已定，何得仍有魯公、楚軍，並與鍾離昧、季布交鋒。單擒申陽，何又不帶敘魏豹，實在牽強支離得很，不成結構。慶功一折，曲文既極單簡，主體人物更不僅張良一人。張良佐漢的勳績，又何至於以此捉拿申陽一事，作爲代表，未免所取太小。抑檢史記項羽本紀，雖有張耳、樊噲臣申陽，受封爲河南王事，那是項羽在義帝元年，自立爲西楚霸王後，分立十八王中之一，都於洛陽。據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及漢書異姓諸侯王表，申陽是在年九月，便已降漢了（表稱爲故楚將）。高祖本紀此事繫於漢二年，殊不得云爲消滅在項羽已定之後。張良是否有關？更無所據。陸賈曾事申陽，亦同樣不經。（這可看出作者并非文士。）除第三折中，張良曾有小官數年之前，不得意時，多蒙下邳李長者之恩，有如山海，未曾答報。前者令人去取李長者去了，不見到來。數語，稍爲關帶前事外，對黃石公更無一言提及。再看前面幾折中，用那麼多的分量，間寫喬仙遇虎，李長者錢別等等場面，覺得頭尾輕重，都不相稱，都不合適。總之，從全劇的間架，情節的進展，以至曲白的風格，各方面細細研察，頗難相信這是出於一人之手筆，

因爲他委實太不和諧，太欠一致了。這點，王季烈也曾見到，他在排印本提要中說：『四折前後情形，既不甚貫串，末折寥寥三曲，尤爲草率了事。』又云：『意者爲拉雜湊集所成之劇本也。』既能見到是『拉雜湊集』的東西，他却未進一層，認爲並非出諸一手。如果再進一步講，則本劇是否爲李文蔚所作？或是否李文蔚原本之舊？恐怕實在都成問題。

正因爲全劇的前後不貫串，使本劇發生是否李氏原作的疑問；但如認做是與李氏劇作同名的另一本，亦以此故，也抵銷了一些可能性。似乎是兩部曲子，經過相互接續黏合而成的，有顯然的補苴湊攏的跡象，根本就不能算是一個整體，一篇完全的雜劇。依此理解，圪橋進履的一折，實白相當質樸，却沒有後來內府本中那樣粗率的氣息，我們不妨假定第三折以上，或竟是李文蔚的原文，自然不免經過了相當的竄潤。此劇下半，也許業經缺佚，於是教坊伶工們，或係從另一劇本中摘出有關張良的某一折，加以填補。比較近是的，則係自行奮筆構思，從而足成之，到第四折，卸真的是『強弩之末』了。內府本的歷史劇，是最注重戰爭殺伐場面的，因爲武將對陣廝鬪，緊張而熱鬧，可以同時有二、三十人以上的出場，這在按行演出上，是有其需要的，也是園所存諸劇中，例子極多，不難一一按查。圪橋進履一劇，劇情的展開，好像近於『靜』和『溫』，不足動人，故收斂申陽一段，或竟是出之於有意的更易改動，遂從而使本劇成爲這樣一副面目。寫較生僻的申陽，也正是『避熟』罷了。這種猜想，也並非不可能的。倘若第一折至楔子，果真是李文蔚的原作，則他的三、四兩折，應該是怎樣抒寫的呢？這頗難於想像懸揣。大致第三折或爲往投劉邦，第四折當爲功成尋訪黃石公，這是比較近情合理的。第二折黃石

公白云：『張良，你要知我姓名，你久已後得志時，親至濟北穀城山下，見一黃石，便是我也。』張良亦云：『師父去了也，師父這言語，便似印板兒記在心上一般，一日爲官，至穀城山尋訪師父去。』皆已作伏筆。題目正名設確係本劇所原有者，則本劇於黃石公以外，當不致另敍張良其他之事。劇名既作圯橋進履，此後二折中，原亦不能再鋪敍其他，而與主題不切。仙呂點絳脣套，元劇中皆用之於第一折，幾無例外，故若置疑本劇現存一、二兩折之次序，以爲或首敍博浪一擊，另成第一折，移現存一、二兩折於第二第三，亦殊難成立。博浪沙事，本劇如曾實寫，恐最多在一折之前，另著一楔子耳。若然，則現有楔子，應係增入。就連『喬仙等片段，都未必是李氏本來所有，前云竄潤之處指此，亦不可不辨。

○天一閣抄本錄鬼簿，所註題目正名僅一句，作『張子口圯橋進履』，缺『房』字。

二 東牆記

天一閣鈔本錄鬼簿，著錄白仁甫東牆記的題目正名是：『馬君卿寂寞看春（書）（齋），董秀英花月（月）東牆記（記）』也是園藏曲中的董秀英花月東牆記，是趙清常抄東阿子小叢藏本，題目正名為：『老夫人急配好姻緣，小梅香暗記詩詞遞，馬文輔平步上鰲頭，董秀英花月東牆記』各本題目正名的互有出入，在檢校元劇時，原係習見之事。如元刊本與元曲選本，元曲選本與古名家雜劇本，即常不相同。尤其是四句和二句的繁簡各異，這自係明代傳本，尤其是經過了內府或伶工們潤改的結果。這裏所注意的是劇中男主角名字的兩歧，依錄鬼簿，他名叫馬君卿，趙氏抄本却係馬彬字文輔。這自然還是小節。李玄玉北詞廣正譜越調一帙，錄白仁甫東牆記的鬪鶴鶩、東原樂、綿搭絮三曲。○此三曲現俱在趙抄本第四折中，僅字句間略有差異。依此，趙抄本之即係白氏原作，似覺相當可靠。

本劇計爲五折一楔子，楔子在一折前。情節略爲：臨陽馬文輔，其父在日，與松江府尹董鑒爲友。董以女秀英許字文輔。父死之後，音信不通，文輔遂自往松江，問這親事。寓於董宅隔壁人家東牆下之花木堂，訓課主人子山壽。經子董夫人劉節貞，命梅香與小姐，至後花園散悶，於海棠亭畔，見東牆上一秀才觀賞落花，秀英頗動情思。文輔亦知此女，即係秀英。秀英回房後，懨懨成病，將心事訴與梅香。一折文輔於夜中操琴，秀英燒香，隔牆聆之。秀英吟詩，文輔復和之。翌日，文輔令山壽往董